

文公直著

【上册】

最近
三十
年
中國軍事史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文公直著

最近
三十年

中國軍事史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

自序

我今年「中華民國十八年」纔三十一歲零一個月，卻拏起筆來編『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這不是太不自量嗎？但是我幸喜得是個軍人，十五歲就『立正』，『托槍』，到十七歲就『前進』，『殺』！一直過了十多年的這樣的生活。平時在軍隊裏，沒事時，又愛打聽些軍隊的故事。還有一個癖嗜，就是每逢聽得某一地方的軍事或是軍隊有了變化，就很留心的把他記下來。因此，從許多老『營混子』嘴裏得到許多軍史的材料，日記簿上也留得不少的戰史的材料。

自從離開軍隊，自己想到這可愛的青年光陰，竟完全斷送在替人家打飯碗的戰爭歷程中。結果，我依舊是『一事無成，滿心抱愧』，聽得的是臉上一臉的皺紋，身上幾處的彈痕，除此以外，我有甚麼獲得咧？陞官發財的老爺們，如今是用不着我了，我自己總該尋些事做纔好呀。由此想起，把這些軍中得來的材料整理一下，弄成一本書兒，留給後來人作個小小的『取材』之處，不也算是一件事嗎？

心裏是這樣想，可是手裏沒有敢就動手。因為我所有的材料，雖然不十分少，可是要把他整理起來，做成一部有系統的書，卻是還不彀，——差的多。自從民國十三年，我跳出監獄門，一直在上海過着『書備』的生活；同時還是看不過那時候的所謂政府，還要和幾個同志鬧開革命的把戲，就更沒功夫弄到這個上頭來了。

我從四歲發蒙讀書，就愛讀那些敘事的，而極不愛讀那些板起聖人面孔講道理的書。五歲讀孟子，讀到『齊人有一妻一妾……』一段，覺得非常有趣，這纔感到讀書的興味。不是和以前一樣，祇以為讀書是為先生要聽學俸，所以每日逼着我，直着嗓子喊到晚。再過一年，讀春秋左氏傳，我真高興極了。連書桌抽屜裏的囑囑兒，蟋蟀兒，乃至癩蝦蟆，驚得全數壽終正寢在抽屜裏，都沒功夫去看顧他們。一心一意，祇抱着書讀。直到抽屜裏起了化學作用，放射亞摩尼亞氣，先生飽鯢之餘，連隔夜飯也『出而哇之』，纔實施檢查，發現化石似的，揭破了我的秘密。我從此解散了那『抽屜動物園』，不再做『蟲兒俱樂部』的公役；騰出那大好地位的抽屜來裝小說書。拏那黑旋風，李達，黑妖狐，智化，來代替了囑囑兒，蟋蟀兒，乃至癩蝦蟆。下半年，先生教我唸易經，我上了『繫鐘兒』了，可憐『乾三連坤六斷』，『元亨利貞』和那些『婆羅揭諦』，有甚麼兩樣？我也和小和尚一般，莫名其妙的在先生的戒

尺高壓之下，晨昏虔誦。可是人的理智，不是高壓所能消滅的。我想出來的法子，是『卓其書而履其小說』。『這是先生後來宣布我的罪狀時的用辭』。大看而特看，看得手指頭擱在嘴裏齧痛了，涎流了一胸脯，也不會覺着。似這般，過了半年，雖然因為易經不熟，也很受過先生的幾頓『下飯菜』，卻是我自得其樂，覺得這個發明不錯。不料『樂極生悲』。這個『天演公例』，竟逃不過。有一天，不知道怎樣，看紅樓夢看入了神，忘了形，把嘴裏咕嚕着的書，也換上『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高唱了出來。先生聽着，敢是這樣的東西，他那臘肉皮似的老乾耳朵裏容納不下去，好像拒絕移民登美洲大陸，馬上發覺這是格格不入的東西。踱了過來，福爾摩斯瞧玻璃片一般，從我背後伸長着他那鴨兒樣的頸子，向抽屜裏一瞅。不好！我覺得後頭有了螳螂，要來捕我這隻蟬了。連忙『呼』的一聲，猛然推開抽屜。說時遲，那時快！他『先生』那裏肯放鬆？就這一剎那間，祇見他圓睜黃眼，輕舒乾臂，一把把我擒到他那桌子跟前。不好了！要破例打我了！『我家先生經過我父母叮嚀不能打我們的』。我沒個『林妹妹』可叫喚，祇得大聲哭喊。這一來，驚動了後堂老太君，馬上差人查問根由。調查回報，連我押解到後堂。我母親問明情由，就說：『這孩子可以教他讀史。』好得我母親原來是研究史學的。從此，我這死了老子的孤兒，就跟着唯一愛我的慈母讀史。這纔知道『史』也有許多缺點，並不是完全無缺的東西，不能死讀，而必

須加以研究。

我爲甚麼說上這九百來字的廢話呢？因爲是要說明我從小時就是讀史而知道中國的史是有缺點的。到長大成，吸收了些新空氣，更知道我們中國的『史』雖說有四千多年的系統記載，可是大部分是『帝王家譜』、『起居注』、『陞官圖』，竟忽略了許多必須記載而沒記載的史實。尤其是那些甚麼『筆伐』咧，『嚴謹』咧，『褒』咧，『貶』咧，橫互在史家的胃中，糟過了不少的好材料。『這個病歐陽修最重』，使我們今日有許多找不到的要用的東西。

以前的史，既然被那些『直筆先生』們弄到『後人欲整理而無從』的地步，那麼，今日的史料，就不可使他再散佚了，讓後人和我們抱同樣的憾恨。我們所能知道的，就應當竭力存留給後人，這纔是我們的『當前應盡之責』。

我雖沒能力幹這保存今日史料留給後人的重大工作，可是我時常想着，無論甚麼事，凡是我所認爲應當做的，馬上就應當幹起來，切不可說是留待比我乾的人去幹，或是希望有人去做。這就是責任心，也就是革命者必具的態度。我雖不能負擔全部，那麼，就應當儘我所知道所能幹的一部分先幹起來。幹得好，不必說；就是幹得不好，至少也把我所知道的供獻給後人了。我因爲性之所近，在我

母親誠懇的指導下學史，既不能充分整理舊史，完我母親未竟之志，不能說是就是如此算了；至少也要保存些兒當代史料給後人，纔對得起我那對我慈愛而熱望的母親啊！——這就是我近年努力於這一點的原因。

我近年來很編了幾部關於當代史事的書。可是材料很龐雜，而且系統上欠整齊，兀自不滿意。民國十六年的冬天，——那天是十二月九日吧？——我正在家裏，坐在火爐旁邊剝烘栗子喫，一面和家裏人閒磕牙兒解悶。眼望着窗外一片白的雪光，心裏就連想到那些在雪地裏拚命的軍人；覺得我這時，真暇逸極了！雖然饘子有米沒有，還是一箇問題，總覺我比那些掣着冰冷的鐵桿兒在大北風雪海裏亂滾着的犧牲者，要好上千百倍。由此連想到我決不應該就這樣閒坐着。一事不做，是『廢人』，『無用的東西』，何況我盤裏的顆顆兒要靠我的氣力去換來咧？

便和家裏人商量做些甚麼事是好咧？黃臉兒的娘兒們說：『做小說吧。您一做小說就樂了。』我問他：『怎見得？』他說：『常時瞧見您寫到罵人的地方，臉上酒窩就露出來了，這不是樂嗎？尋事的總得尋些樂事呀。』我覺得沒法駁回他的話，可是不願意多做小說，因為是最怕人家掣我當個『上海小說家』，那可比罵我『渾蛋』還要難受。

正沒做理會處，扶梯響，張秉文先生來了。他揮了揮身上的雪花兒，脫了大衣，呵了一口白氣，向火爐邊坐下，劈頭說了一句：『公直！我來找您做一樁事。』我說：『我正愁沒事做，您且說是怎樣一樁事？』他說：『這樁事是您歡喜幹的——而且非您幹不好。』他向衣袋裏掏出一張字紙兒，遞給我。我一瞅，是一張『編印最近三十年中國史預算表』。那『軍事』一項的下面，注着『文公直』三個字。再細看：『政治』是李劍農先生，『外交』是劉彥先生，……『他們都是專門學者，而且曾有偉大的成績的，夾上我這個『丘八哥』，不是鷄裏插一隻鴨嗎？』秉文說：『不行！您非答應不可。旁人沒您那麼記得；材料也是您最多，事實也是您最熟。非您幹不可。』我被他一連兩個『非……不可』一逼，更想到從前的志願，姑且答應下來。可是附帶了一句聲明是：『且幹幹看。』他一點不放鬆，馬上和我講定了——我們是不講稿費數目的，祇講定交稿期是半年。他問我：『大概多少字？』我說：『多不過二十萬吧？』這是因為他要快些出版，且要預計資本的緣故。

我從此埋頭幹起來。可是一拏起，就感着困難。就是上面說的：我不過三十來歲的人，要做這最近三十年的史，不能連我喫奶奶時代的事也全記得呀。祇得暫時『仁兄大人』，『閣下』決定先從調查、搜集入手。立時發了許多許多的信，託朋友攷舊案，查現事；又整理自己的材料。再把腦神經裏留存

着的這一類的印象，全錄下來，手忙腳亂了四個月，纔略具眉目。

等到預備好了，提筆一寫，祇第一編就幹了個二十多萬字。往後越寫越多，越加費時間。竟足足幹了兩年，寫了不知其數的紙，纔算勉強幹完了。可是還有不少的缺點——此時沒法彌補的缺點，祇好希望出版後，讀者先生們不客氣的糾導，不嫌煩的補正，使這部書得完全他『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的整個使命。那麼，我個人感激不盡，固不必說，就是今之世，後之人，能彀有一部完全的這個時代的軍事史讀，編史的有一部完全而且實全可供參探的新中國初期軍事史料，豈不是幫助本書的先生們的無量功德？

我習史，以及做這部書的動機和目的都說過了；其他的事，也都寫在『例言』裏了。關於這部書好像沒有旁的話要說了，就此完結吧！

末了，謹向供給我材料，指正我錯誤的各位好朋友，及促成我工作而且使得迅速出版的張秉文先生和擔任校讎而仔仔細細使這部書減少錯誤的李蘊平張繼良兩位老友，致最敬禮！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文公直（砥）

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

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

例言

一 本書原擬詳盡團艦以上之歷史演變，因個人囿於聞見，未克償願。但在今日『軍史』教材極感缺乏之時，似尙可作爲軍校教官學生之參攷書，以應急切之需要。他日當再整理，使成完善之『軍史教科書』也。

一 本書雖標名『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但爲明瞭歷史的演變及系統之淵源起見，實自初練新軍敍起，且迴溯至我國有軍之始，略述梗概，庶讀者朗然於胸，無茫然不知所自之感。故本書實卽『中國陸海軍史』，讀者幸勿拘於三十年之成數爲冀。

一 本書編輯時，公直以一人之力，記三十年間全國最繁複之軍事，挂一漏萬，自知不免。謹望讀者發現錯誤，立即函告，見有缺漏，惠予補充。〔函件由上海太平洋書店轉〕謹當於每版付印時儘量修改。

一 經理醫藥等史，當專書詳之。

一 本書所列人名及軍隊番號等，難免無誤，幸當事者予以指正。

一 自建國以來，無日不在軍事之中，民國軍事史，實不啻建國初期之民國史，其繁難不言可知。茲編中僅就知者記之，疑似者寧缺毋濫。

一 文中有觸及時人之處，則或事實如此，或則有所根據。公直敢自矢絕無容心，不阿諛，不私貶，固公直歷來編史時所自儆。敢本斯旨，打破史家所謂『褒』『貶』之成例，純記史事，絕不舞文掉筆。

一 諱名本極可笑之封建思想。書中無論何人，皆直書姓名。古代且謂教學臨文不諱，諒今日新時代之讀者，當不致因稱名而責公直。

一 公直撰成中華民國革命建國史，泰西經濟思想史，國民革命北伐成功史等書出版後，本書方發售預約時，接浦東中學陳君來書，勉勵有加，且囑用白話寫述，以應時代之需要，而利通俗。公直謹受教。但本書因係軍事史，篇中不能不用多數『軍語』，不宜於白話；且用白話，則卷帙更繁，於購讀者之經濟力將發生影響，而減少閱讀之機會。此後著書於可能範圍內當極力改用白話。

〔公直曾撰白話小說數種，頗覺白話較易，但因時間及卷帙關係，每不能應用白話，深以為憾。當顧世學者就此二點一討論之。〕本書自序用白

話，即所以表示接受陳君善意的策勉也。

一 本書敘事尤其是各省軍史，詳略各殊，則或因事實原本不多，或因材料搜集未備，爲慎重計，暫時從略。而有時因篇幅關係，亦不得從簡。〔如蜀滇等省軍史之類〕維讀者鑒原！公直固極望本書務能詳盡也。

一 各部名稱間有重見者，則因敘事之便利及求讀者易於明瞭計，於必要時並錄之。

一 蒙藏兩地，因民國建國以來，多在自治期間，其軍史查訪難詳，容俟有機會時補纂。

一 本書始編，即抱定記事而不評論之宗旨。其關於三十年間軍事之總評論，近方起草，當另成專著，出版問世。

一 關於陸海軍科學及學校等一切系統各軍校暨留外陸海軍學生之卒業人數等，方在調查，一俟集得，即當編成中國軍學史，作爲本書之補編。

一 本書因卷帙浩繁，刊校需時，特先將陸軍一部〔共三編〕趕印出版。其餘兵器海軍二編，准於二月內續出。至空軍總論等則尚在編撰中。蓋以我國空軍離業務航空而獨立，尙無多時，且各地空軍之情形，多在秘守中，一切材料統計等項，均非短時間所能徵集。公直既不願敷衍草率以欺讀者，乃

不得不展緩撰著期間，俾求詳盡確實之載述。甚望本書再版時能完此工作以謝讀者也。

一 本書兵器一編，係兵器學專家衡陽李待琛先生所撰。李先生於我國兵器之沿革及各廠之歷史，狀況，莫不瞭若指掌，故敘述極其翔實。所附表格，統計，均爲外間素未經見者，其名貴可以想見。公直於兵器雖曾研學，僅知皮毛，得李先生此編，爲本書增色不少，自非膚淺如公直者所能及，其萬一續刊發行有日矣，讀者其注意焉。

一 敬望空軍將領及熟於我國空軍史事，或知有此類出版者，惠函見告，庶本書得完成其『軍事史』三字之使命；將來出版後除敬列台銜並致贈本書外，仍以相當酬報上答雅意。

一 本書材料之搜集已久，且各處調查，問詢，參證時人著作，皆不及注明出處，非敢掠美，實事實上不及一一考核，謹此佈臆。

一 本書原定十八年出版，敘事皆止於是時。後因篇幅繁重，出版愆期，謹向垂詢者道歉。至最近軍事，當於再版時隨時增修，或另著專書出版，自當盡力以求其完整。

一 本書告成，公直方從政於南都，未及躬自校讐。代任斯責者爲李張二君。二君皆有十年以上之校勘經驗，且同爲公直之老友，必能細掃落葉，盡除舛誤，俾無缺漏。出版後公直再當親校一過，以

正稿誤而圖補救。

一 讀者如對於本書有所討論，謹當竭誠歡迎詳細致答。

文公直 十九年二月三日於上海

例
言

五